

昆明池暖鸡先知

祁河

小寒第二天周日,难得的好天气。太白酒业陈锦鸿邀三计等一干酒友游昆明池。听说在画舫船上用餐,早早就赶到了地方。

西安昆明池是我国历史上开凿的最大人工湖,汉武帝为平定匈奴,打通通往身毒(今印度)的道路,下令在西周灵沼的基础上,于长安西南(今斗门一带)仿照滇池开凿了昆明池,以训练水师。

史载昆明池周长40里,面积332顷,合22平方公里。池中除置戈船数十艘,楼船一艘,立上戈矛,四角皆幡旄葆麾外,池还置有石鲸,东西两岸分别雕有牵牛织女石像象征天河,亦成为泛舟游玩之地。可惜持续了约千年的昆明池,到晚唐时逐渐干涸。

直到2015年6月,西安开始建设斗门水库,引泔水于2017年先建成一期“七夕公园”,恢复3平方公里水面。2021年利用“引汉济渭”工程完成二期建设,使水面达7平方公里,超过了西湖。待三期南池建成后,水域面积将达10平方公里左右。再现“神池望不极,沧波接云天。仪星似汉河,落景类虞泉”的盛景。

等人集合之际,我与三计溜达于云汉广场,在巨大的楼船水师雕塑前留影。只见威风凛凛的汉武帝身披风衣,手按宝剑,屹立船头;持戈执盾的将士肃穆远望,甲板战马嘶鸣,再现了大汉水师所向披靡、平定四夷的威仪。只是刘彻形象有点卡通,士兵与马匹似乎不成比例。听闻夜晚的灯光秀,美轮美奂,十分震撼,有机会一定再来感受一番。

待陈总、鲁总、刘教授等到齐后,一行人乘电瓶车

绕池至鹊桥对面的码头。登泊在岸上的画舫,落座明亮的画舫之中品茗。刚刚蓄满北池的水面广阔,碧波荡漾,水草摇曳,终南可见。船内高朋满座,温暖如春,舷外鸟弋鱼游,风和景明。

须臾舫船许开,众人登二层就餐。陈总以“太白国优”待客,这款太白洞藏老酒,刚刚获得布鲁塞尔国际烈酒金奖,可谓天花板级别。其兼香、酱、浓为一体又独具一格,醇香秀雅,甘润挺爽,丰厚悠长。我与三计元旦那天,在太白酒业迎新茶话会上尝过,以为比茅台口感有过之而无不及且不醉人,便放胆痛饮起来。

觥筹交错之中,朋友们就振兴陕西酒业,完善和延伸太白酒产业链,出主意、提建议,气氛便热烈了起来。大伙祝太白酒大卖,畅谈心酒酒舌尖之快外,皆赞能在昆明池里、画舫之中宴游赏景,实属雅致难得……

泛舟畅饮,景动影行。隔窗远眺,岸柳舞动,蒹葭招摇。偌大的池面有数不清的水鸟在嬉戏游戏,识得的有白鹭、丹顶鹤、黑天鹅、野鸭、斑头雁等。只是一种体型似野鸭的水鸟,羽毛灰黑,嘴与前额纯白从未见过。

用手机拍了几张,可惜距离太远。忙问景区美女导游,是什么鸟?“白骨顶鸡”,小姐姐回答。“怎么是鸡?鸡能浮水?”她嫣然一笑,“是的。现在水面大,环境好了,引来大批越冬候鸟。最多的就是这黑家伙,五万多只呢!”

闻所未闻,很是惊诧。急查百度,果真这白骨顶为鹤形目秧鸡科骨顶属鸟类,又称白骨鸡、骨顶鸡、兔翁,为中型游禽。那额头上的白并非羽色,而是与其喙即嘴巴连在一起的白色额甲,因而得名。其为候鸟,食性杂、分布广,栖息于各类水域,因趾间有蹼蹼,善游泳和潜水,大部时间都游弋于水中。是“会游泳的鸡”,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。

导游讲,白骨顶顶性好斗比较凶猛,喜欢用嘴或蹼相互打闹甚至啄死自己的宝宝。其领地意识特别强,尤其是在求偶期和繁殖期,它还敢同比自己体型大的天鹅、秃鹫争斗,是一十足的“水上一霸”。它的叫声非常有趣,短促清脆,乍一听“咔咔”十分呆萌响亮。遇到危险它会扇动翅膀滑几下飞起,或者潜入水下。

白骨顶鸡因其肉质细腻、营养丰富及药用价值高,已经开始规模养殖。在广东、浙江、海南等沿海地区,广受市场欢迎,被称作珍禽“水凤凰”,十分的美味。

再次乘车绕池观景,七夕公园的游人越来越多,许多人是来观鸟的。古人云:春江水暖鸭先知,岂晓今有昆明池暖鸡先知。

告别这似鸡非鸡,似鸭非鸭的白骨顶鸡,回望鹊桥仙与楼船水师雕像,盼着下回还在这昆明池画舫宴游时,亦能享到这水中“四不像”的口福,再呷上几盅太白老酒。

三湘行纪

王建

安化百花寨

冬日登临细端详,滔溪飞瀑润荷塘。待春百花拜黄牛,黑茶一号仓正香。

常德感怀

常德诗墙十里廊,武陵桃源千古长。常来常得多徜徉,今学陶公度时光。

注:黄牛为当代艺术家黄永玉笔名。

黑茶一号仓是一座以“黑茶和黑茶文化”为主题的民间黑茶文化博物馆。

长沙茶颜悦色

江岸新月挂岳麓,白鹤清泉流杯口。茶颜悦色真国风,三湘大地出翘楚。

菜园

岚皋 冉俊雅

人住高新区天悦城的人还不多,有点冷清。直到围栏外面那片荒地长成菜园,小区才有了热闹的气息。

起初,是一小畦绿色淹没在黄土里,若隐若现,慢慢地颜色多起来。在我没留意的时候,星星点点的菜畦连点成线,整整齐齐连成一片,连绵几公里,变成菜园。

坡地上种了油菜,春风拂过金黄的花田,一条起伏飘摇的缎带使劲延伸,似乎要从房子的窗户里飘进去。盛夏的芝麻密密丛丛,银白色小花,层层叠叠开满向阳的山坡。豆角的藤蔓搭成绿色的蓬,撑起一片阴凉。平地里芋头正奋力生长,大片大片脉络清晰的叶子,整齐地朝着一个方向立起,是吸饱了阳光的姿态。秋葵、白菜、香芹,尖的长的弯的圆的辣椒,都在最平坦的地段,一畦一畦,高低错落,颜色各异,分外娇俏。边边角角的泥土也没有浪费,苦菜的藤细细的软软的,被牵到高大的围栏上,绕满了,垂下来,肆意飞舞,绿意蔓延,铁锈红的围栏顿时生动起来,“岂效荔枝锦,形惭葡萄萄。”几场秋雨过后,成熟的苦瓜变成橘黄色,果肉裂开,似盛开的百合,又是另一番风景。

一年四季,哪怕是在冬天,这片菜园也不曾寂寞过,我常常惊叹,人们在没有统一规划的情况下,如何创造出如此和谐美好的菜园?这让我想起曾经读张岱的《陶庵梦忆》,里面有一篇《金乳生草花》“草木百余本,错杂蒔之,淡淡疏疏,俱有情致”。讲的就是明代打理园林侍弄花草的高手,能够巧妙安排几十种甚至上百种花草,使之花开四季,形态颜色淡淡相宜。这片菜园恰似高手刻意为之。种菜人心照不宣地规划,把整片荒地种出欣欣向荣,种出艺术美感。我想,这就是农耕文明刻在我们骨子里的基因。

自从这片菜园成了气候,便常常有人去那里散步。平素里互不相识的邻居,也会探讨种菜技巧,彼此的寒暄有了一个自然的话题。倘若打问种菜时令,平素里貌似沉默寡言的长者,会从种子说到收获,滔滔不绝地说下去。甚至会扯一把小青菜或是蒜苗,慷慨相赠,还不忘带一句:“自己种的,没打药。”

我想,在钢筋混凝土搭建的城市里种菜,一定是一件极有趣味的事情。不然,那个胳膊受伤的妈妈,怎么会吊着打上石膏的右臂,左手荷锄而来呢?爸爸和孩子们紧随其后,一家人言笑晏晏,享受劳动的快乐。

种菜的过程中,施肥、松土、整畦、下种,这些是花费劳动量最多的时候吧,那时蔬菜还看不到影子。想必种菜人心里都有一份坚定的信念,“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”。种下的是希望,那希望可以给人极大的鼓舞。那希望总也不远,不出十天八天,平整湿润的菜畦里就会长出又绿又嫩的瓜菜新芽。那些新芽,条播的行列整齐,撒播的万头攒动,点播的傲然不群,带着笑,发着光,充满无限生机。

菜园横亘在高楼大厦中间,把城市的喧嚣隔绝开来,辟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地。园外马路上行人车马辘辘,园里瓜果拔节生长。种得好,那就如老杜的“夜雨剪春韭”,再不济,看看陶渊明,即使“草盛豆苗稀”也会“带月荷锄归”。只要播了种出了力总是有收获的,土地是永远不会让人失望的。

诗意风堰

市直 熊艳

那是好几年前匆匆的一次旅行,车子从盘旋的公路爬上山顶,又顺着蜿蜒的公路慢慢开下去,远远地望去,那便是风堰那片土地了。一幅美丽的画面尽现眼底,那是初春时节,油菜花正恣意地开着,一片一片,一块一块,高低错落有致,明媚而不张扬。花田其中有房舍,有场院,有曲曲折折的乡村公路,有绿色的田野,有绵延的山峦。

放眼透着诗意的田野,黄的花,绿的树,红砖灰瓦白墙,在宽阔的谷底,略微起伏的坝子就呈现在眼前,绿树葱葱,万物生长。一种祥和安宁的气息,一种岁月安好的情境让人忘了世事的纷纷扰扰。层层梯田变幻着光影,造就了风堰美丽如画的风景和人们富裕的生活景象,诉说着千百年来休养生息,智慧和勤劳就这样接续着。

曾经那次的匆匆之行,少了驻足停留,少了观望徜徉,总是想再次去风堰,去轻抚菜花的金黄,去感知世事的沧海桑田。仿佛自己就是那片土地上的一粒种子,一朵小花,在那里生长着。

再见风堰,我会看到熟悉又亲切的景色,也会看到不同的气象,而我又以怎样的姿态去面对那些非凡的美丽呢?就在那些淡淡的思绪和袅袅的炊烟中,找寻属于自己,或平凡,或壮丽,都是一种向上的姿态行走在这人世间。

我的二叔

紫阳 叶柏成

打火机冒出橙黄色的火苗,二叔嘟着嘴巴,点燃喇叭筒,有滋有味地吮吸着,鼻孔中喷出两股蓝色烟雾。

二叔眯缝着眼睛,一副陶醉而满足的表情。二叔正有滋有味地过着烟瘾,东风就带来了一阵阵高高低低低柔软细碎的哭声。起初,二叔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,是鸟雀的叫声,但仔细辨认,那是婴儿的啼哭声。为了确认自己没有听错,二叔就顺着声音,在麦于地旁的小山沟里,发现一个竹篮子里裹着的花布襁褓里,放着一个婴儿,正哇哇大哭,把一张胖嘟嘟的脸蛋挣得通红。二叔见到婴儿,就大声喊叫谁把娃儿放在这里了——谁把娃儿放在这里了——谁的娃儿——山鸣谷应,没有谁理睬二叔的叫喊声。二叔抱起婴儿哄哄,婴儿见有人抱她,就不再哭了,对着二叔发出咯咯的浅笑。这时候,二叔发现这是一个女婴,一张皱巴巴的牛皮纸上写着孩子的生辰八字。二叔终于明白了这是一个弃婴,他取下嘴里叼着的旱烟杆,忘记拿回锄头,就抱起女婴飞跑回家,到了家里,他顾不得回答二婶连珠炮似的追问,就让宝贝儿子虎子给他来米柜中取来装米的口袋,用一个搪瓷缸子煮着半缸子米汤水,待米汤熬好了,他将煮好的米汤吹凉,然后慢慢喂

进婴儿张开的嘴里。二婶知道二叔要收养这个女婴,骂二叔昏了头,多个孩子多个负担,又不好上户口,家里又不宽裕。但二叔不管这些,他铁了心,面对实实在在的困难,二叔忍饥挨饿,宁愿过年少吃几顿肉,也要省下钱来把孩子养大。

为了给孩子买牛奶喝,二叔用干干的南瓜叶当旱烟抽。就这样,女婴在二叔省吃俭用的岁月中,一天天长大。

离二叔家不远,住着一对孤寡老人,七十有余,无依无靠,二叔见他们可怜,就背着二婶将自家杀的大肥猪,让刀匠砍了半边肉悄悄送给二老,让他们过一个好年。二婶知道这事,免不了抱怨几句,二叔却憨憨一笑说,“为人处世要舍得,自己做啥事都捏着一把水不漏,咋会得到别人的感恩呢!”二叔就是这样一个人,心慈手软的人,后来二叔和二叔一样,有什么好吃的,好用的,她都会心甘情愿地同一村人分享,别人碰到什么困难,乐意给别人帮忙,把左邻右舍团结得像亲戚一样。

乡下老屋志

紫阳 李春芳

炊烟与薄雾纠缠在一起,自由自在地向山野,向远方飘逸而去。不一会儿队长在对门吆喝“上工了”!只见五六十个男女陆续钻进进了包谷地里,淹没在绿色的丛林中,听得到劳动中的欢笑声,却看不清人的模样。下午太阳从西方射来阳光,透过窗户进入房间,整个房屋开敞明亮起来,土墙房顿时变得扬眉吐气。若遇晴天十五夜,明月照在半墙上,树影斑驳,随风摇曳,父亲搭个小板凳儿,赏月品茶,清静而惬意。

老屋西边和屋后都是菜园子,虽然没有小城镇的繁花似锦,却有山间的田园野趣,又得母亲的精心种养,两块菜园子充满着无限生机。母亲在里面种着各种各样的蔬菜,想吃什么种什么,吃完一茬,再种一茬,一年四季都有鲜菜可食。父亲在地边栽了几棵果树,五六年过去只长树不结果,母亲对父亲说:“你栽那果树有啥用,何不把它砍了,免得荒地。”父亲是个乐观主义者,笑着对母亲说:“怕啥,今年不结有明年,明年不结有后年,是树都要结果的。”过了一年,果树真的开花了,果实一天天变大,压弯了树枝,父亲用木棒支撑在树枝下面。果子快成熟了,院子的细娃儿时时刻惦记着,用石头掷,用杆儿穿,果子在树上提心吊胆的长大,待到成熟时所剩不多了。

老屋给我们从小到大带来欢歌与笑语,也留下许多悲痛与忧伤。在缺衣少食的年代,母亲长年累月在队里干活挣工分,天天劳动却分不到多少粮食,每年都要缺少三四个月的口粮,母亲的脸上吃上了上顿找下顿的忧愁表情,我们心领神会。母亲是家的精神支柱,她一发愁,全家都不安,每次吃饭总是把干的给我们,自己喝稀的。弟兄俩略知大人们的苦楚,却无法分忧解愁,唯一能做到的不惹事,不打架,主动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,让母亲尽快高兴起来。父亲是国家公职人员,远在他乡工作,每次回家都要带回一些馒头、糖果之类的食品,所以我们盼望父亲回来就像盼过年一样。
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,生活光景也一年年变好。1980年,父亲退休了,弟弟春平高中毕业,遗憾的是高考仅一分之差落榜了,巨大的打击使活泼好动的他性情变得沉默寡言。父亲把吊脚楼一间闲置的房子腾出来,墙壁上糊满报纸,两块木板支了一张床架,再把一张桌桌放在窗口边,那时还没有电灯,母亲就把土墙剜了一个洞,里面刚好放一个墨水瓶做的煤油灯,权作春平的小书房,隔壁是猪圈,上厕所也非常方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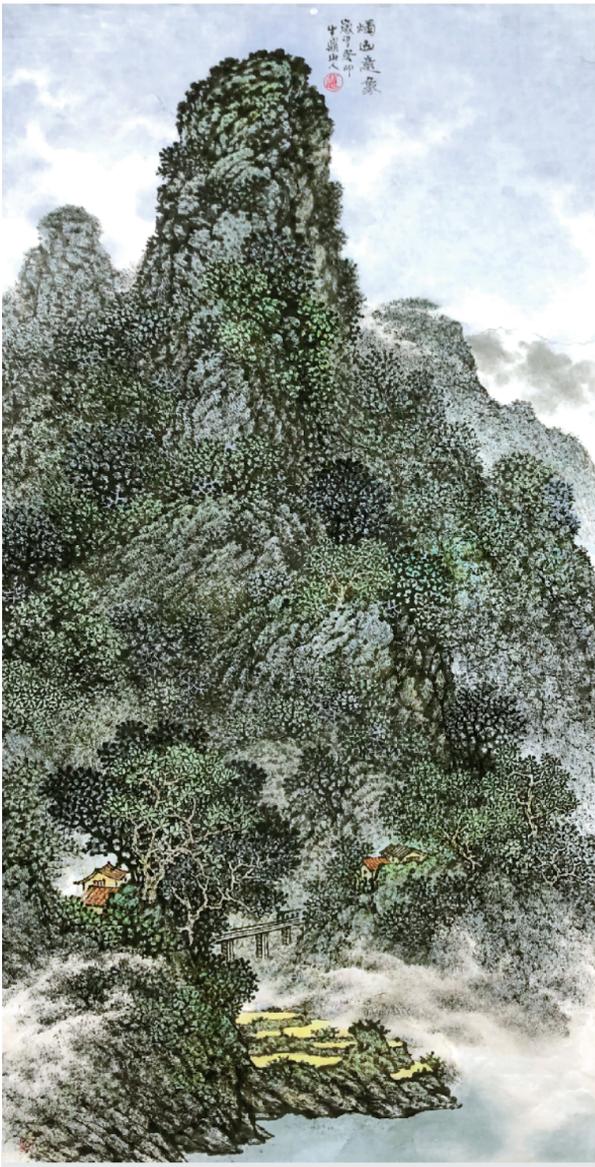
自从春平搬进书房,很少迈出门。每天饭做好了,母亲就端去,估计他吃毕了,再去把碗拿上楼。有一次母亲要出门,便拿出两个鸡蛋对我说:“下午把鸡蛋和包谷米饭炒在一起,给平娃子端去。”母亲回来第一句话就问:“平娃子吃了没有?”冬天,母亲隔三岔五地端一盆热水让我泡脚,父亲常常在他书房门外探望:“饿不,冷不,想吃什么,我去买。”春平总是以一个“不”字低声回应。不知为什么那时的春平特别好哭,若是饭菜盐咸了,辣椒多了,或者洗脚水烫了,他眼泪水一滚就出来了,家里每个成员在他面前都是小心翼翼的,生怕他又哭了,总是像哄小孩子一样照顾着他的生活起居。一天,父亲焦急地对我说:“平娃子整天不出门,又不说话,有啥办法呀?”那时我已经是龙潭公社半脱产干部了,我回答父亲说:“不要紧的,他整天读书学习就是在想办法。”

山村的夜晚一片漆黑,只有春平书房的小窗子还散发着微弱的亮光,有时一直亮到第二天凌晨。夜深人静,山乡沉静得让人窒息,柿子树上的猫头鹰不时发出“哇哇”的叫声,仿佛在陪伴这位高考落榜生继续深造学习。不知他从哪里找来过去皮纸印的论语、孔子等破烂的书籍,翻来覆去地读,读累了就写,写累了又读。我们也不敢问他的什么,写什么,问多了他会哭的。过了两年他高兴地告诉我,他的处女作中篇小说《郑家女子》在《丑小鸭》发表了,从此之后他的情绪变好了,再不见了哭。在吊脚楼的书房里他写的草稿足足装了两大箱子,多是出版社退稿,尽是长篇小说,看到一堆空墨水瓶,简直难以置信,他不是在用墨水,而是在喝墨水。从那以后,他陆陆续续在全国文学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数十篇,开始在紫阳县小有名气了。

1985年我们俩弟兄离开老屋,相隔半年时间都调到县上工作了,我在县委,他在政府。母亲第一次到县上看我们,有人问:“大娘,你儿子在那里工作?”母亲指着县委大门说,“老大在这个县工作,指着县政府方向说老二在那个县工作。”在母亲眼里县委和政府是两个不同的县,一时传为笑话。又过了十年,春平离开紫阳县,前往上海闯荡,开始了他人生最大的转折。在上海写作十年,硕果累累,出版发行长篇小说十几部,被安康学院引进来,一直奔走在教学和创作的两条路上,成了现在的他。

乡下老屋承载了一个家的历史,我们在里面生活,在里面长大,在里面娶妻生子。父母在老屋里熬过了艰难的岁月,度过了衣食无忧的晚年时光。去世后,我们把他们安葬老屋后的菜园里,年终守着心爱的小茶园,时刻望着他们亲手建造的土房子。

父建吊脚楼,儿记以为志。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,我回到老家,环顾老屋,一切都那么熟悉而又那么陌生。院子里只剩两户人家了,昔日的柿子树、核桃树不见了,满目沧桑的老屋虽破旧不堪,却依然依偎在山梁上,像是一只孤独沧桑的老高,企盼着远方的儿女归来。屋檐下两棵水杉树是我亲手所植,现在已有水桶粗了,老人矗立于老屋之上,默默地看守着我们家的老房子。吊脚楼的书房已结满了蜘蛛网,墙壁上泥土一块块脱落,尘埃布满一地。看到这个又小又矮,又脏又湿的书房,抚今追昔,不禁让人肃然起敬,是她成就了一代人的作家之梦。



Lushan Imagery 潘慧作


 瀛湖

第1382期